



卷八十九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八十九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雖復淺近聊補闕云

大皞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倖楚漢位將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日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

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贊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

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

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

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

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

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

日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

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

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嘗陘張晏

日苦陘漢章帝改日漢昌○索隱日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日音邢邢州唐昌縣富

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

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

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

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

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

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

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日監門里正衛也以自食兩人

相對里吏嘗有過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

之

徐廣曰一作攝

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

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

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

而號令里中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

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

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

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

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

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

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

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

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

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

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

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

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

武臣等從白馬津渡河

索隱曰案縣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

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

至諸縣說其豪傑曰

鄧展曰至河北縣說

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

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

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

在交趾界中○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

外內騷

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

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

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
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
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
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
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
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
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
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

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

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

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

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吊雖然賀公

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法重

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

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

子莫敢傳刃

徐廣曰公之腹中者相連李奇曰東方人

以物挿地
皆為傳

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
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
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
其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
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
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
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
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

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
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
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
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
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
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
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
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

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義出驪山。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鄆，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

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瓚曰：

方言云：介，特也。

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

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

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

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

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

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

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

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

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
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
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從擊武臣
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
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
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
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
以自廣趙南據大河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
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

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韓廣至燕燕

人因立廣為燕王

徐廣曰九月也

趙王乃與張耳陳

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

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

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

中曰

如淳曰廝養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

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吾為公說燕

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

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
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
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
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
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
箠下趙數十地張晏曰言其不用其輩驅策而巳也○索隱曰杖音丈箠
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
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

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
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
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
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
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
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
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
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素隱

日地理志
屬常山

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

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曰良

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令女兒。

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

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

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

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

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

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

索隱

日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

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綱案張晏曰。趙之苗裔。

立為趙王。居信都。

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

陳澤

正義音釋

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

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

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

且有十一二相全。

正義曰十中異一兩勝秦

陳餘曰。吾度

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

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

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

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

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

索隱曰崔

浩云嘗

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

救張敖亦北伐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

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角道王離軍乏

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

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

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

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

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

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

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

臣深也

索隱曰望怨責也

豈以臣為重去將哉

索隱曰案

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

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

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

與不取反受其咎

索隱曰此辭出國語

今陳將軍與君

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

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

正義曰言陳餘

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

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

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

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

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

王張耳雅游

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曰雅素然素亦

故也雅游言慣游從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故多為人所稱譽

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

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

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

聞其在南皮

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

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

代

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

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

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

曰上說音悅下音武銳反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強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

甘公曰

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之○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

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漢王之入關五星聚劉歇七略云公一名德

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

屬漢故耳走漢

徐廣曰二年十月也

漢王亦還定三秦

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

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

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

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

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

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祗晉灼音郎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註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丘縣○止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駟案

韓 居侯及

漢書四年夏

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

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

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祖韓蔽徐廣

曰韓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

言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其趙相貫高趙

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

六十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

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仁謹貌○索隱曰案服虔

毫

音鉏閑反弱小貌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也小顏音仕連反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上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索隱

曰漢書作汗蕭該音一今事成歸王事敗獨故反說文云汗穢也

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

壁人柏人

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

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里即高祖宿處也

要之置

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

曰文穎云置人於厠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厠者置人於復壁中謂之置厠厠者之側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側上過欲宿心

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
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

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
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
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
乃轆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
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
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
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
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
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徐廣

曰：丁劣反。○索隱曰：案掇亦刺也。漢書作刺
焚，張晏云：「焚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

刺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吕后數言張王以

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

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

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續曰：以私中大夫

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

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

節問之。獲輿前。徐廣曰：獲音鞭。輿案韋昭曰：輿如牛輿，人輿以行。○索

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音峻音竹獲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筍郭璞三蒼注云獲輦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

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韋昭曰脰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脰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下郎反蕭該或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

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于於上是上
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忍非其義

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

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

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

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

與公主同城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

吕后女故吕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

也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

為樂昌侯

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

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吕無道大臣誅之而

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

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

張敖諸武侯張偃之

孫有罪絕信都侯名後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

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

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相然信在貧賤時也

以死豈顧問哉

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

謂然諾相信雖死能也

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

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

索隱

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

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 天下豪俊 忘年羈旅

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

餘兵不進

張既望深

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

隙末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